

武俠精品

劫火鴛鴦

中

台灣◎陳青玄

内容提要

月色凄迷、秋萤闪烁，一个衣裙飘曳的窈窕身影，在无双堡的废墟间缓缓游动。是人，是鬼？是幽灵？或是冤魂？……由此，引出一段离奇而令人眼花缭乱的故事故。无双堡少堡主武同春，满怀仇恨，在隐居多年后，重返武林。他要寻找那个淫其妻、废其家的仇人。孰料，却陷入了举步维艰、险象环生的境地。一场罕见而暴烈的搏斗，正在悄然酝酿。正义、还是邪恶？仇人，还是朋友？令人难辨。而陈年悬案的新发现，更使人莫测高深。武同春在血与火的磨炼中，练就了“玄黄剑法”，终于旧怨澄清，深仇得报。那游荡于无双堡废墟中的身影，亦得昭然……

本书气势雄伟，故事惊险曲折，情节独出心裁，跌宕起伏，读来别有一番风味。

十八

遗珠两个字，像当头一棒，武同春有如鼓胀的球被戳了一针，冲天的怨气登时泄了一半，横起的剑划不出去，白石玉说的并非空话，结局很可能是同归于尽，遗珠将成孤女，摆在眼前的恩怨无法了结，死后面目揭开，将更窝囊，数世代为同道所不齿。

其实，白石玉何尝不悻怖，如果武同春不顾一切出手，他仍然无法在剑下破门逃生，的确只有同归于尽一途。

他见武同春心动，紧接着又道：“如果‘黑纱女’真要你的命，你早死了，她也是为了遗珠是凝碧留在世间的骨肉，所以不忍下狠心……”

武同春痛苦地道：“她的手段，比杀人更残忍。”

白石玉吐了口气，道：“为了传言中‘冷面客’挑战天地会主的事，她赶来此地，费尽心机，调查真相。她恨你害死了凝碧，但未尝不同情你是无心之失……”

武同春的剑放了下来，咬牙道：“她到底是谁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这点我真的不知道，她没告诉我。”

武同春挥手，厉声道：“你滚吧，乘我还没改变主意。”

白石玉簪耸肩，开门离去。

武同春颓然坐在床上，心乱如麻。

此刻，如果有人看到他的情状，必定会觉得相当可笑。

三官庙，座落在新野城西南面的山旁，供奉的是天、地、水三官。庙不大，但占地却很广。

庙前的广场，足可容数百人，平时没有香火，只有一年一度的会期才有善男信女来进香膜拜。

由于传出了“冷面客”约斗天地会主的消息，三天前便已有各色江湖人物出入，谁不想赶这一场震撼武林的盛会，瞻仰一下第一剑手和江湖第一大首领的风采呢？有的人干脆就住在庙里等候。

广场旁靠庙门，搭建了十座高台。

今天，是决斗之日，一大早广场上便人来人往。

武同春仍旧是老穷酸装束，夹杂在人群中，望着高台，心里既纳闷又紧张，既然搭了台，表示是公开决斗。

但“冷面客”是冒充的，竟然如此明目张胆，实在令人莫测高深。

一个村俗打扮的长衫老者挨了过来，武同春侧目一看，看出是丐帮排行第三的长老“千面丐”，不便明里招呼，只用眼色表示了一下，算是见面之礼。

“千面丐”低声道：“查不出是谁鸠工搭建这台子，听说是个陌生汉子付的工钱。”

武同春点点头，不看“千面丐”，口里道：“只有静待下文了！”

日上三竿，台上静悄悄地不见人影。台下的人群，喧嚷成

一片。

焦灼的期待中，时将傍午，仍一无微兆，连武同春也感到不耐了。

“千面丐”喃喃地道：“会不会是有人恶作剧，开大家的心？”

他仍紧傍着武同春，这是有用意的。

因为武同春是嫌疑人物，包不定是他故布的疑阵。

武同春一听，觉得有点道理，恶作剧，未始不可能。

人群中传出一个声音道：“怪事，‘冷面客’是挑战者应该先到场的？”

另一个声音道：“可能想想不对，打退堂鼓了。”

原先的道：“第一剑手如此窝囊么？”

另外一个粗嘎的声音道：“难说，名头是虚的，老命可是实在的！”

武同春哭笑不得，这是当着和尚骂秃头。

突然，一条人影凌空划落台上，姿态妙曼而利落，显见身手不凡，台下四周一阵骚动，但随即静下来。

武同春心弦登时绷紧，定眼望去，只见上台的是个精悍的半百老者，短髭绕颊头，有如刺猬，加上浓眉巨眼，直若戏曲里的活张飞。

一个声音道：“这就是‘冷面客’？”

另一个声音道：“朋友是怎么看人的？这面孔不但不冷，像一堆熊熊炭火。”

“难道是天……”

以下的半句咽回去了。

“不对，风度威仪都不像！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不必胡猜，看下去就知道，想来是先唱出开锣戏。”

由于这老者现身台上，人群再起骚动，议论纷纷。

“千面丐”朝武同春身旁靠了靠，悄声道：“你见过天地会主么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一次，但等于没见面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对方蒙着脸。”

“衣着身材呢？”

“衣着可以任意改变，身材类似的很多，不足为凭，除非……”

“除非什么？”

“除非他在台上现身，才能凭身形判断。”说着，朝台上扫了一眼，道：“这台上的老者是谁？”

“千面丐”沉声道：“襄阳扬武镖局总镖头‘猛金刚’杜威，专为‘冷面客’来的。”

心头一震，武同春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千面丐”道：“刚刚接到小子们传来的消息，‘冷面客’劫了该镖局的暗镖，副镖头与四名护镖的镖头惨遭杀害，是三天前的事。”

武同春登时发指起来，想不到冒名者居然冒自己名号，做出这种大悖江湖道义的事。

但这一来却替自己洗刷了一半冤枉，因为自己一直呆在新野，不会分身去劫镖杀人，心念之中，道：“事情发生在什么地点？”

“千面丐”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远在百里之外，老哥，事不干己，

不谈也罢。”

台上的“猛金刚”杜威发了话，先抱了抱拳，声如洪钟似的道：“区区襄阳扬武镖局杜威，谨在此向各位先进朋友告罪，并非区区喧宾夺主，不懂规矩，实因‘冷面客’不顾江湖道义，劫镖杀人，是以区区藉此机会，向他讨还公道，请当事一方与各位朋友海涵！”

说完，又作了个罗圈揖。

四周人群又是一阵骚动。

杜威目芒四下一扫，扬头高叫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，现身出来，杜某人要讨回公道。”

话声甫落，一条人影飞身上台。

群众哗然。

“他现身了！”

“不，不是‘冷面客’……”

“咦！这不是洛阳‘宏义武馆’馆主易三江么？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易三江两鬓现霜，体态威武，双目凌芒熠熠，冷厉地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，你自恃剑法高明，为所欲为，无故杀害老夫爱子与儿媳，老夫今天要食你之肉，撕你之皮，为什么还龟缩着？”

武同春激动非凡，冒充者居然如此胡作非为，看来在这短短的时日里，他做了不少天人共愤的事。

“千面丐”冷冷地道：“太可怕了，这是安排好了的！”

蓦地，台上两人身后多了一个人，不知是如何现身的，仿佛本来就站在那里，像幽灵出现，两人懵然未觉，还在人群中流转目光。

人群中爆起了惊呼：“冷面客！”

武同春激愤欲狂，现身台上的，身形、体态、衣着、面孔，与自己一模一样，想不到面具仿制的如此精巧。

台上杜威与易三江陡地惊觉，双双回身旁闪，三人是鼎足之势。

武同春业已按捺不住，他要揭开对方的真面目，身形一动……

“千面丐”用手一扯他的衣袖，道：“老哥，静静地看下文！”

“冷面客”的现身，台下声浪顿时平息。

场面静下来，但空气却紧张无比，每一个在场的，目光凝结了，连大气都不敢喘，这是空前盛会的序幕。

杜威与易三江面孔连连扭曲，眸中尽是杀芒。

久久，易三江才开口道：“你就是‘冷面客’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血债血还，看来什么也不必说了。”

“在下今天是特别拜会天地大会主，不及其他。”

“拔剑！”

“易馆主想第一个流血？”

“拔剑！”

“对你两位，在下还不想拔剑！”

连声音神气都模仿得维妙维肖。

武同春不自禁地发起抖来。

身后一个声音道：“事有蹊跷，不能盲动！”

武同春回头一看，身后站的竟然是白石玉，这话当然是对自己而发，口里微哼一声，转过头，不予理睬。

剑芒乍闪，杜威与易三江已掣出兵刃。

“冷面客”冷酷地道：“两位何必定要以鲜血开台？”

杜威与易三江挪步取了对角之势，齐声喝道：“拔剑！”

“冷面客”摇摇头，道：“两位执意要找死，也是没办法的事。”说着，缓缓抽出剑来横起。

武同春眼里进出了火花，这冒充者不但用的剑是与众不同的白色，而且起手式也难辨真伪，太卑鄙、太恶毒了。

白石玉冷冷地自语道：“有意思，天下居然有这等怪事。”

暴喝声起，两支剑以疾风迅雷之势，罩向“冷面客”，在心怀怨毒之下，两人一出手便是杀着，劲势之强，骇人听闻。

台下静得落针可闻，但每一根心弦，都紧得像引满了的弓。

白光腾起，金铁交鸣，夹着两声闷噪，然后一切止息，只那么短暂的一瞬。

“砰！”杜威首先栽了下去，接着，易三江身躯晃了晃，也倒落台上。

台下惊呼之声雷动。

武同春双目尽赤，别人不知道，只有他看得出来，冒充者使的当然不是“玄黄剑法”，但能在一照面之间，毁两名一等一的成名高手，这等剑法，足以惊世骇俗的了。

台上，“冷面客”哈哈一笑，大声道：“大会主还等什么，这台子已经开过光了。”

人群中有人道：“练了半辈子剑，今天才算开了眼界。”

另一个声音接着道：“第一剑手，岂是幸致的！”

对于“冷面客”，一般武林人绝大多数仅闻其名，不识其人，今天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表现了出神入化的剑术，使人在惊羡中感到恐怖。

武同春又蠢然欲动。

“千面丐”看出武同春的心意，淡淡地道：“老哥，沉住气，好戏在后头！”

白石玉竟也接话道：“压轴戏定然相当可观！”

武同春勉强忍住。

“冷面客”顾盼自豪，长剑仍然横在胸前，大有不可一世之概，扬声道：“大会主不敢应战么？”

天地会是江湖第一大帮，会主是谁无人知道，但光只名头就足以唬死人，“冷面客”居然公开叫战，的确是武林一声雷。

场面紧张得令人喘不过气来。

天地会主会应战么？

他又能不应战么？

这不可一世的神秘枭雄，到底是什么形象？

每一个人的心里有共同的疑问。

“冷面客”名符其实，面冷如冰，不带半丝表情，除了偶尔闪动的凌厉目芒，当然，没几人知道他是戴着面具。

一条人影，从庙门顶架空泻落台上，轻如飘絮，点尘不惊，是个瘦长的黑衫中年。

台下立起窃窃私议之声，无人能判断现身的是否是天地会主。

武同春曾与天地会主朝过相，虽然不知对方庐山真面，但从体形上一眼就看出并非天地会主。

“冷面客”阴阴地道：“阁下又是谁？”

黑衫中年以更冷的声音道：“区区天地会总香主周天龙！”

“你阁下凭什么上台？”

“代表会主出面。”

“在下的对象不是阁下。”

“敝会主已经准备候教。”

武同春心中一动，感到一阵紧张，看来天地会主将出面应战。

这黑衫中年身为总香主，身份相当不低。

“冷面客”目芒一闪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何必要阁下出面？”

周天龙挑眉道：“由区区先验明正身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验明正身！”

“哈哈，有意思，如何验法？”

“你试接区区一招，便可判明真伪。”

“阁下真的要先试剑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那你拔剑吧，由你先出手。”

周天龙站好位置，拔剑出鞘。

场面再起高潮，所有的目光，全投注在两人身上。

周天龙长剑一扬，道：“准备接剑！”

“冷面客”根本不当回事地道：“阁下尽管出手就是！”

剑芒乍闪，周天龙出了手，天地会总香主，果然不是泛泛之辈，剑势之奇诡厉害，令人目惊心悬。

白光暴起，一闪即灭。

惨哼声中，周天龙连打踉跄，口里狂叫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为什么……”

白光再闪，周天龙栽了下去，血泉喷起数尺之高。

台下爆起一片惊呼，“冷面客”竟然杀了天地会的总香主。

情况的发展，完全出乎武同春等意料之外，如果说“冷面客”是天地会故意安排的，他便不会对总香主周天龙下杀手，

如果不是，那他是谁？

以冒充者的能耐而言，剑术已足可傲视武林，为什么要冒充别人呢？

他挑战天地会主，原先判断是故弄玄虚，现在看起来是真的了，冒名公开挑战，目的是什么？

“千面丐”栗声道：“怪事，简直的不可思议！”

白石玉插口道：“好戏连台，有意思！”

武同春侧顾“千面丐”道：“是否该揭开他的真面目？”

另一个声音代答道：“那是天地会的事，不必旁人越俎代庖。”发话的是“鬼叫化”，不知是什么时候接近来的。

武同春扫了“鬼叫化”一眼，点点头，算是招呼。

人群喧嚷成一片，天地会总香主被杀，这是骇人听闻的大事，预料中，天地会主将马上现身。

这对天地会是极大的侮辱，也是严重的挑衅。

“鬼叫化”喃喃地道：“大有文章，这当中蹊跷大了！”

白石玉冷冷地道：“又有人上台了！”

一条灰影，飘落台上，赫然是自称“灰衣人”的副会主牟英山，手提一个革囊。

武同春登时血脉贲张，脱口道：“我要杀他！”

老管家江姥姥、“无我大师”、西门尧，还有化名欧阳一凡的右护法师叔欧化雨，全死在牟英山手下。

武同春对他，可说恨比天高，仇比海深。

“鬼叫化”再接近些，低声道：“稍安毋躁，且看下文。”

“冷面客”寒声道：“牟副会主，怎么，会主不敢应战？”

牟英山阴恻恻地道：“别急，你不会活着下台的，现在先表明身份。”

“冷面客!”

“很像,但你不是!”

“阁下以为在下是谁?”

“卑鄙的冒充者。”

“冒充……阁下说在下冒充? 哈哈……”

“你真的是‘冷面客’?”

“假不了!”

“你没死?”

“死,什么意思?”

狂笑数声,牟英山徐缓而惊骇地道:“要本座告诉你么?听清楚了,旬日之前,‘冷面客’与‘黄衣修罗’在通天岩决斗,双双坠岩而死,你没听说吧?”

此语一出,震惊全场,这秘闻谁也不知道。

武同春与“鬼叫化”等,倒是不在意下,那是故意安排的好戏,藉以引出凶手,牟英山与童光武等,曾隐匿偷窥,奇怪的是冒充者不知此事,何以胆敢明里冒充,公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现身,还制造了这场江湖瞩目的盛会?

“冷面客”哈哈一笑道:“副座,你没找到在下的尸体,怎知在下坠岩而死?”

牟英山反而怔住了,看来他没十分的把握判断真伪。

武同春却是心头大凜,看来那晚坠岩的事,冒充者也知道,这么说,冒充是断定自己已死,才敢明目张胆的干,为什么?想做现成的第一剑手?

牟英山期期地道:“你……真的是……”

“冷面客”目无余子地道:“怎么,副座也想在剑下证实一番?”

语气中含有挑战的意味。

略作沉吟，牟英山目芒一闪，道：“少张狂，本座会成全你的，你回答本座一个问题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无双堡少堡主武同春向你挑战，你敢应战么？”

“哈哈，为什么不敢，无名小卒罢了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，根本不是一招之敌。”

“噢！那本座呢？”

“当场就可以一试！”

哈哈一笑，牟英山沉下脸道：“武同春与‘冷面客’是生死之交，本座与‘冷面客’曾数次交手，你没摸清底，便公然冒充别人，真是无耻之尤。”

说话的声音很大，台下听得清清楚楚，又引起一阵喧动，显明的，“冷面客”居然是冒牌货，太不可思议。

但冒充者所表现的剑术，仍然令人叹为观止。

“冷面客”居然从容不迫地道：“副座话说完了？胡诌得有意思，在下不拟辩驳，事实将证明一切！”

这是反打一竹竿，说别人胡诌。

牟英山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敢摘下面具么？”

台下又告哗然。

因为十人中有九个不知道“冷面客”是戴面具的。

情况演变得诡谲万端。

“冷面客”口角一撇，道：“在下为何要摘面具？”

牟英山道：“让所有在场的江湖朋友认识一下。”

“冷面客”哼了一声道：“是副座先试剑，还是请贵会主出

场？在下不在乎车轮战。”

牟英山不屑地道：“对付你何须车轮战，别把自己看大了，乘你还能开口，先看一样东西，你一定大感兴趣。”

“冷面客”眸中泛出惊疑之色，寒声道：“想玩花样？”

牟英山手中革囊一扬道：“你看了就会知道。”

说着，革囊倒转向下一倒。

“砰”地一声，一样圆忽忽的东西，滚在台上。

惊呼暴起：“人头！”

武同春也为之心头大震，牟英山带这个人头来，是什么意思？

“冷面客”连退数步，身躯微见颤抖。

“看清楚，这是你的同路人，他已经招供了。”

“冷面客”眸中杀芒立闪，怒哼声中，白刃划出。

这反应早在牟英山意料之中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退步扬掌。

武同春心里明白，牟英山能在八尺之内伤人于无形，他曾领教过。

一声闷哼，“冷面客”连退数步，剑势没完全展开。

牟英山长剑离鞘。

人影暴闪，“冷面客”闪电般逸去，快速得令人咋舌。

武同春连想都不想，便从人群中拔起身形，划空疾追，刚刚绕到庙后，一阵震天的“轰隆”巨响，声厉传来，接着是鼓噪与惊叫之声，眼前不见“冷面客”的影子，只好恨恨地赶回现场。

骇人的场面呈现眼帘，一座木搭的高台，支离破碎，已变成了一堆木屑，四下传出阵阵呻吟之声，人影奔窜，烟硝漫空。

武同春呆住了，想不到比武台下会预埋了火药。

白石玉欺近道：“可怕的阴谋。”

武同春瞪大了眼道：“什么阴谋？”

白石玉大刺刺地道：“只要略加思想，事实显而易见，这是连环双杀之计。”

“何谓连环双杀？”

“对方在台下预置火药，目的在一举而除去‘冷面客’与天地会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就不得而知了，总是有道理的！”

“空话！”

“怎么是空话，灰衣人牟英山带上台的人头，正是鸠工搭台的人，是冒充者一方的，不幸被天地会的密探追出来……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此刻，所有看热闹的江湖人物，除了不能移动的死者，有的已经离去，有的远远离去，三五成群，喋喋谈论不休，白石玉与武同春近旁没有人，所以两个人能毫无顾忌地说话。

白石玉淡淡一笑道：“我亲眼看到他们酷刑拷问那冒充者的同路人，但他宁死不招，否则的话，便没好戏看了。你如果冲上台，正好，此刻已肢离体解。”

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颤，武同春道：“冒充者一方是什么来路？”

“不知道，离不了是天地会主的仇家！”

“不通！”

“什么不通？”

“冒充者没理由毁丐帮长老，劫镖又杀人。”

“这……也许想造成某种情况。”

“勉强之至，冒充者没有理由故意树敌，同时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以他的能耐，何必冒充别人？”

“这就有道理在其中了，第一，‘冷面客’名气大，号称第一剑手。第二，‘冷面客’是天地会死敌，冒充他，可以诱天地会主出面。”

“可是在牟英山说出通天岩之事后，冒充者并无惊异之状，似乎早已知道这一个秘密了？”

“唔！这是个问题。”

“我非找到他不可！”

“你找不到他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不知道他的真面目，面具一除，他便是另外一个人。”

武同春默然。

这话有道理，只要对方除去面具，假的“冷面客”便算消失了，的确无法找起，除非对方再以“冷面客”姿态出现，但经此一役，不再可能了。

白石玉又道：“丐帮不会放过他，天地会也不会，迟早谜底会揭晓的。”

武同春心里一片凌乱，不想再谈下去，他想到了台上的灰衣人牟英山，不知是否已遭了劫，当下挪动脚步，向炸毁的比武台走去……

不见“鬼叫化”一干丐帮高手的影子，想来是追凶去了。

一些遭池鱼之殃的伤者，已被人扶走。

白石玉疾步跟上，道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